

重見天日的葉定仕故居 見證共和革命的滄桑

打鼓嶺邊境禁區已經在本月初開放了。位於禁區之中蓮麻坑村的葉定仕故居，也終於重見天日。歷史在一波波的歲月年輪中，從辛亥時期的革命號角到後來的禁區孤寂，再到今日成為歷史的見證，葉定仕故居代表的，不僅是村中的歷史，更是一個時代浪濤之下的革命悲歌、是香港故事甚至時間的記憶。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邊境地區的鐵絲網。



■孫中山銅像



■故居中陳列的史料。

■葉定仕故居



華僑乃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對共和革命中華僑所發揮作用的高度評價。華僑不僅為革命黨人奉獻了自己的財產，不少更是身先士卒參加革命。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差不多有三分一乃是華僑。華僑亦在所居住的國家經營實業、主辦報紙，為傳播和宣揚共和革命而吶喊。這一切，是那個年代最為真摯的赤子報國之心。在葉定仕故居中，依然能夠感受到這樣的滄桑。

悠然於山中的白色建築

葉定仕故居並不大，是一座兩層白色騎樓式建築。可見，光是建築風格，便已經體現出了其主人葉定仕的華僑身份。沒錯，要到達葉定仕故居，需要走一段比較蜿蜒的道路：首先要抵達上水火車站，然後在上水火車站搭乘專線綠色小巴前往打鼓嶺的蓮麻坑村，到達村前空地之後，依然要徑直向裡行走，沿着村中小道，穿越一片農地，經過一小片密林，最後便可以在幽靜的山野中，看到葉定仕故居。

故居約有兩層樓，每層有三個門，即共有六個廳室。二樓欄杆呈現出墨綠色，粉飾一新過後，帶有非常明顯而強烈的光鮮之感。如今，在故居之中，已經陳列了詳細介紹故居以及葉定仕生平的展覽板和資料，也展出了不少具有歷史文物意義的、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史料。如今，這裡已經成為了政府的法定古蹟，記錄着和葉定仕有關的革命歷史以及蓮

麻坑村的歷史在新界以及整個香港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作為葉定仕故居的建築，曾飽經風霜，日漸殘舊。2011年，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這座建築被重新整修並開放，同時，在故居前的空地上，也豎立了孫中山先生的銅像。這座銅像下方基石上，鐫刻「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夕陽之下，落日的餘暉在銅像之上閃爍出光芒，使得整個葉定仕故居更加具有歷史的莊嚴感和滄桑感。這一切，構成了一幅完整的故居時空圖，也使得當年的革命烽火在今日的和平年代下，顯得更加具有厚重和不可替代的蒼茫意義與價值。

原居民中的革命家

香港與孫中山以及整個共和革命密不可分。從中上環的文物徑到九龍、新界的一處處歷史遺蹟，所書寫的均是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當年為推翻滿清、建立共和而不斷付出的艱辛歷程。不過，由於蓮麻坑地處打鼓嶺禁區，使得葉定仕的事跡並不為太多人所知。近幾年來，對歷史進行發掘和整理已經成為了一項確立文化內涵的工程。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在內，不少力量參與其中，發掘和保護與辛亥革命有關的歷史遺蹟。葉定仕故居能夠整修並重見天日，一方面乃是港府的重視程度提升所帶來的變化，同時也是蓮麻坑村民的保育意識使得這一歷史作為有形的建築得以保留。

在風雨飄搖的晚清年代，葉定仕居住於泰國，以自己的全力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葉定仕於1879年出生，年輕時便旅居泰國曼谷，從事軍服生意。1907年，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主持成立的中華會所（後來的泰國中華會館）。到了1908年，他又擔任了當地的同盟會會長以及振興書報社社長。在這一時期中，葉定仕積極發動當地的華僑參與和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從組織運作到資金的募集，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1911年，反清革命漸漸進入高潮，葉定仕暫居於廣州，因為其所領導的振興書報社不少成員回到中國參加反清革命行動。滿清被推翻之後，葉定仕亦支持孫中山先生為保衛共和成果而討袁護國，參加中華革命黨。

葉定仕的人生軌跡，乃是當年不少南洋華僑的人生寫照。他們所念所思，均為建立一個蕩蕩之君主制度的新國家，求得民族的解放與人民的幸福。這一段光彩照人的歷史，不但為華僑們贏得了美名，也讓葉定仕這樣一位原居民，成為了香港在地歷史中參與大國族歷史敘述建構的重要一分子。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的歷史脈絡與原居民、大的時代息息相關，不能夠為後人所忘卻。

家國史中的香港印象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大變局中，香港具有極為

特殊的歷史地位。一方面，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啟了香港的殖民歲月，也使得中國進入了近代的歷程。洋務運動中，香港成為了當時中國吸收先進思想的一個重要窗口。甚至於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日方也派遣過人員來香港購買大量的書籍，以作了解外部世界之用。

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家國史。孫中山先生在香港完成了他的西醫課程；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與香港有着不解之緣；近代中國了解日本第一人的黃遵憲，寫下了香港感懷詩；而在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中，無數人以香港為基地，從這裡向滿清政府發起了一次的進攻，直至清王朝徹底瓦解。

這段特殊的歷史，寫就了香港特殊的地位，也鍛造了今人對香港不一樣的情懷。因此，這不僅是一段不能夠忘卻的歷史，更是香港作為近代以來中國連通東西文化的最佳寫照。家國天下之後的香港印象，印刻在了諸如葉定仕這樣的革命家身上，也成為了今人持續思索香港文化與歷史傳承甚至未來前路的一種資源、動力與圖騰。葉定仕故居的重見天日，讓這一切變得愈加光彩照人。



■紅花山

歷史悠久 名人眾多

葉定仕故居四周為群山所環繞。環顧周遭，可以看到紅花山，也可以看到梧桐山。近在咫尺的深圳，與蓮麻坑之間，有一條數十米長的橋相連接。據了解，在港英時期，華界的內地和英界的香港，這種人為的差異卻並沒有阻斷村民們日常的生活。不少村民白天在華界的農田耕地，晚上則回到英界的居所休息。而伴隨港英方面禁區政策的實施，邊境村落也逐漸顯得與外界隔絕，生活以及村中的發展甚至農地的維繫，都受到了比較大的影響。村中不少人也逐漸遷居海外。不過每年逢春秋二祭，仍舊會有很多村民回到村中參與，以表達慎終追遠之意。

翻查史料可知，這個村子在清代，曾經是紅花山一帶反清復明的基地。紅花寨亦是山賊盜匪的活動中心，曾引致官軍的圍剿。除了追隨孫中山先生的葉定仕之外，這個村的村民葉維里則在抗戰時期參加了



■村落蘊含豐富歷史。

東江縱隊。

禁區已經開放，如何讓原本受制於禁區之困的邊境村落蓬勃發展，似乎成為了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問題。本報曾在不久前的專題報道中指出，村民們認為，目前進村道路的規劃以及建設進度仍然過於緩慢。

數百年的歷史，既有恬靜一般的田園風光，又有激蕩人心的時代潮湧，一個平凡而普通的邊境村落，所承載的香港歷史價值，似乎是不能夠被輕易忽視的。

文、攝：徐全

邊境地區蘊含豐富歷史

在今天的香港與深圳接壤區域，所蘊含的歷史其實非常之多。僅以當年的反清革命為例，在香港這一側，大批來自中國內地的革命志士以香港為基地或是據點，從事革命活動。電影《十月圍城》的片中背景，也被設定成了香港，可見其歷史意義的重要性。

在深圳，靠近香港東北區域的鹽田地區，與1900年的惠州起義有非常大的關聯。惠州起義從策劃、醞釀、實施甚至最後失敗，都跨越今天的深港地理界限，各種不同的力量參與其中。在深圳的庚子起義紀念園區中，矗立着包括山田良政在內的革命者的雕像。在香港一側，包括本地的原居民、海外華僑、來自內地的革命者，匯聚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到了上世紀30年代末期，中國內地進入了全民族抗戰的重要階段。從「七七事變」爆發到日本正式進攻香港，中間的這四年時間，包括沙頭角在內的邊境地區，見證了當時劍拔弩張的戰爭氛圍。而當日軍正式進攻香港時，首當其衝遭到攻擊



■舊路牌見證滄桑歷史。

的，便是邊境地區。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歲月中，新界民眾的武裝反抗更是成為了戰爭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邊境地區所蘊含的歷史，對香港整體的人文歷史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大的歷史乃是由細微的歷史一點一點構成。未來，包括邊境年長居民的口述歷史等工作，或許可以成為深入挖掘邊境歷史人文價值的一個途徑。一片被遺忘的土地，在重見天日時，更需要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文、攝：徐全



■邊境區域的野牛頗具自然風光。